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方克强 著

文学人类学批评（增订本）

文学人类学秉承跨文化、跨学科思维，
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打通专业区隔，形成大人文研究新模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副主编

李永平



冯晓立 刘东风 徐新建

彭兆荣 程金城

图书代号:SK19N07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人类学批评 / 方克强著. —增订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 叶舒宪主编)
ISBN 978 - 7 - 5695 - 0854 - 3

I. ①文… II. ①方… III. ①文学评论—文学理论
②文化人类学—应用—文学评论 IV. ①I06②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882 号

文学人类学批评(增订本)

WENXUE RENLEIXUE PIPING

方克强 著

责任编辑 王文翠 王晓飞

责任校对 张旭升

装帧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牵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5 - 0854 - 3

定 价 7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文学人类学批评

（增订本）

方克强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大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只是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大背景中研究“中国”

和“中国文学”，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学者们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40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这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年2月7日于北京太阳宫

序言

文学是人类创造的,是反映和表现人类社会的生活,也是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创造而期望有所贡献的。按理,探讨文学问题,无疑应该同人类学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无论在观点或方法上,两者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长期以来,从生物学、医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成果,远比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成果丰富,也有更强的说服力。前者能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人类是一个整体,尽管肤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感情、姿态、兴趣、嗜好等等有种种差异,但总体上、根本的东西都是相同的。尽管知识水平、文明程度可以相差很大,其为人类的差异,却小到无足称道。后者却颇不一样,似乎人类中存在很多不可逾越、极难融合的东西,使它很难被称为一个整体或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人类学的研究在学理上似曾为这种尴尬局面带来一线曙光,但这样的研究道路似乎并不平坦,某些受到重视的成果往往会受到非科学的怀疑。这就不仅阻碍了人类学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使文学研究难于有所突破和创新。现在我们都说文学要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还要面向未来,但如文学研究始终还只知局处一隅,限于某种陈说,拓展不开早就应该拓展开来的时空视野,对各种文学现象仍不能站在文学创造者的人类本位上来审视和考察,把各种文学现象都看成整个人类的文学现象,把其间的复杂多样看成是特殊阶段文学现象的复杂多样,而非整

个人类历史本身固有的分野所致,那么,又怎能达到大家上述的这个共同的目标呢?

人类有作为一个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人类社会得以经过几千、上万年的演进,达到今天这样绵延、发达的程度,实际存在着要求共同遵守的某些准则,虽然具体看来其表现样式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交流已越来越方便,越加不可阻挡,并已成为人类要求和平、发展、进步的共同需要,通过各种文艺样式的广泛传播,各族人类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增进了相互的理解。理解带来了许多共识。无论是“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以及诸如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想法,都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甚至愚妄得可笑了。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诸现象中,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同一性之实例被发现得越来越多,这正是多年来文化人类学用具体实证方法给我们带来的贡献。文化交流必然促进文化交融,这种交融绝不是勉强的胶合,而是通过交流产生共识,自然而然地不约而同地“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且在不少方面还都感到可以通过“互补”同登合作协进的发展坦途。当然,并不是一经交流就不会再有差异了,但有些差异例如民族表现之异,原有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而另有些差异亦能使人明白,那不过是科学、文明发达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随着社会进步就会逐渐缩小以至不再存在,并不妨碍从长远、从实践来看人类确是一个整体。

文学人类学批评,我看并不是一种求新求异的新说,古今中外许多文学批评资料都可证明,人们议论文化、文学,多从“人情”“人性”“人道”出发。随便举个例子,如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就有这几句:“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封建社会制礼作乐,必然带有某种阶级性,但“带有”怕也不能“全是”,否则就行不通,反致生变。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文化、文学成果,有些至今看来还未企及,就因其中也蕴有合理的,即能符合人民利益、社会进步要求的東西,亦即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因素。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也不能简单看,要多方面寻找。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寻找,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在文化史、文学史、文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上都存在这一薄弱环节。应该把如何克服某些狭隘简单的观念,实现知识更

新,以便真能提高科学研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提到日程上来了。

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共同的愿望,这就是人类能够越来越扩大沟通的基础。求同,原就有同,求同就同处越多。存异,有些异不害于同,有些异经历时间,经过讨论、改革,会逐渐减小。这是时代的主流,在各种理论探索中找出这一规律,必然更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这一进程。这部《文学人类学批评》,我认为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同样能起到它先行的作用。

克强同志英年好学,朴质勤奋,努力吸收新知,其意却不在追逐时髦。他力求把握新知的精神,在论证时密切联系当代创作实际,不为空泛之论。对这种学风、文风,我很赞赏。当然,对任何新知,都不是很快就能全部深刻把握的,既需要入乎其内,还需要出乎其外,能根据我们的实际,给以分析评价,择善而从,这才能算是真的全部深刻把握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事,而且往往一辈子仍做不完。克强同志勉乎哉,我将乐于看到你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中玉

1991年10月28日

目录

绪 论	001
-----------	-----

上部 原始主义批评

第一章 原始主义与新时期寻根文学	015
第二章 原始主义与新文学的中国梦	030
第三章 刚性与柔性原始主义	042
第四章 质朴性与神秘性原始主义	059
第五章 半原始主义：文化困惑的深结	071
第六章 反原始主义：原始心态的重塑	083

下部 神话原型批评

第七章 神话思维与人类艺术思维的建构	101
第八章 神话与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	113
第九章 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	125
第十章 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	139
第十一章 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原型意象	154

第十二章 现代动物小说的神话原型	169
------------------------	-----

附 录

鲁迅与人类学思想	187
----------------	-----

原始主义与文学批评	203
-----------------	-----

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	217
--------------------	-----

修订后记	240
------------	-----



绪 论

一、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兴起与原则

各种文学研究新方法掀起的浪潮，一次次刷新着评论的沙滩，留下令人目不暇接的各色闪光珠贝。

近几年来，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正在悄然兴起，那就是文学人类学批评。在一些批评文章中，神话、图腾、仪式、原型、自然崇拜、神秘互渗律、原始情操、原始意象、文化模式、集体潜意识、中国梦等等概念、术语开始频繁出现。一些将似乎不相关事物联系起来思考的有趣命题也纷纷出笼，诸如湖南小说创作与楚文化中的神话，知青文学与母性图腾，《小鲍庄》《麦秸垛》《河东寨》与《圣经·创世纪》故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原始心态，神话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与新时期小说，等等。它们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向，即站在人类本位的立场上对文学现象做跨文化的探究，力求在常识确认的差异性中寻找出其中的同一性与连续性。事实上，他们借用的是人类学（主要指文化人类学与思维人类学，而不是体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故而我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批评。

显然,这种批评方法与人类学的当代发展相联系。人类学(Anthropology)的希腊文词源是 anthropos(人)和 logos(学说),意为“关于人的科学”。它与我们普遍认可的“文学是‘人’学”有一目了然的内在沟通之处。人类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单指体质人类学,苏联和我国 1949 年后一段时间采用这种解释;广义则还包括文化人类学、思维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人种学、史前考古学等等,欧美和我国 1949 年前及现在都持这一观点。一般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但在 20 世纪,它已经繁衍出诸多分支,如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等,成为“内容最丰富的、包含人的各种知识分支的学科”。^① 人类学的兴起,是“全球意识”深化的反映,是世界性文化隔离转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人类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研究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以地球共同体和人类意识为本位,强调在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上都做了充分拓展前提下的宏观、整体和比较的研究。与之相呼应,现代人也已经不再满足囿于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形态的本位思考,而喜欢将之纳入人类整个进化链条和世界图景中去做系统检视。于是,文学与人类学的杂交融合也就势在必行。

同时,现代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也为文学人类学提供了现实课题。东、西方文化(包括文学)的双向对逆运动,西方文学中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的原始主义创作思潮的涌起,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向神话的返归,都启发我们对文学做跨文化的思考,都激活我们将具体作品和文学现象放回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学系统(从原始神话到当代创作)中加以考察的宏观视野和整合性想象。

对于文学人类学批评来说,当然最直接的动因还在于新时期文学本身的发展。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冲突,构成了“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潜在母题。任何作家事实上都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

^① 《韦伯斯特大辞典》,转引自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页。

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评判和选择意向。如果说鲁迅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原始性而予以否定,那么沈从文则赞美传统生存方式和原始情操。这只要比较《狂人日记》与《边城》这两部作品便可得知。在新时期文学中,这两种创作倾向都存在,但占据主流的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复杂情思,即对传统与现代文明都取既有肯定又存批判的双重性反思,并在“两难”的困感情境中传递出整合两者长处的“两全”愿望。张承志的《黑骏马》、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富有新时期特色的“中国梦”。它不仅与我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进程密切相关,而且也是世界多元文化互渗互补格局影响和参照的结果。文学批评面对表现了现代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主题的巨量作品,单单运用人民性、阶级性、作家个性等一套文学社会学范畴便显得远远不够了。相反,研究原始文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文化人类学,却日益显示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和独到性。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内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得益于西方神话原型批评方法的影响和启发。后者以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为理论依据,强调从神话、宗教仪式、梦、个人隐秘幻想和文学作品之中,寻证出一套普遍的原初性的原型意象、象征、主旨和性格类型、叙述模式,发掘积淀在其中的种族以至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和深层心理特征。这种注重综合与宏观的研究方法是非常诱人的。它不仅使人观照到文化史和心态史的发展轨迹,而且令人更深地领悟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系统的文学内在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它的显著特点与长处,在提倡方法多样化的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呼应。

然而,神话原型批评也有它本身的局限。诚如任何批评方法都有自己独到的长处和价值,也有由此带来的短处和“死角”一样。同时,这一方法在批评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具普遍性的失误。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以整合人类的文学经验和原型模式为出发点,至少应该参照东方和西方这两种基本的文化源流和文学史实。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思想往往造成对东方文学的忽视与隔膜。有时,尽

管论者无意于搞欧洲中心主义,但阅读范围和知识面的限制,往往决定了他们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系统中加以总括。例如,弗莱建立的五种原型象征模式:神话、传奇、高级模拟、低级模拟、反讽,是凭借欧洲小说一千多年发展的视野。他们即使谈到东方,也是印度、日本稍多,中国极少。这倒不是论者主观上不想做,而是实际上做不了。这对于研究成果的文学人类学意义来说,不啻是一种削弱。

第二,过于重视共性而轻视个性,强调连续性而疏忽阶段性。荣格有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的意思是说,人类从远古遗传至今的集体无意识是一切作品的创造动因和源泉,相比之下,作家的意识、个性和创造能力则是微不足道的,仅仅赋予集体无意识一个外在形式而已。同样,当他从文学作品中归结出与人们世代遗传的心理结构相对应的暗影、人格面具和阿尼玛三种原型象征时,他也只关注其超时代和超地域的连续性一面,而不考虑原型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会有不同的演化。

第三,注重文化的、心理的价值标准,缺乏审美的价值标准。神话原型批评以人类文化心理为注意中心,作品只要是表现了人类的基本经验和潜意识,他们便认为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至于表现得好与不好,作品的美学意义和形式、手段的差异性,他们是不屑辨别的。因此,尽管批评涉及意象、象征、叙述和情节等艺术元素,但本质上还是对作品内容的一种批评。

提出神话原型批评的不足和失误,其目的是在借鉴和扬弃中建立我们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原则。如此,我们才能做到不简单照搬和重复人家的东西,在吸取有益养分的同时以自己的创造性丰富和补充之。我认为,文学人类学在开拓批评新天地时,应该注意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宏观文学视野和研究态度。也就是说,批评家的思想背景与主观图式,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应大大拓展,树立以人类为本位的全球意识。从远古神话到当代作品,文学是一个不断重现不断流变的过程,各民族的文学也具有可比性和互动性。我们应把整个人类文学现象看成一个复杂多元的、未完成的有机系统,力求把具体作品纳入到它的系统联系中去考察和批评。这样,我们将

易于发现作品与作品之间、作品与人类之间隐蔽的、往往被习惯所疏漏的联系与共性,透视作品浅层或深层的人类学本质及其意义。

第二,共时性方法与历时性方法并重。共时与历时是通用于文化(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前者从空间上展开人类社会,后者从时间上展开人类社会。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关于人类思维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这两种方法论之争。萨特认为原始民族没有现代文明人具有的智力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列维-斯特劳斯则主张原始人与现代人一样都具备人类共同的智力结构和潜能。后者声称他的时间意识是地质学的(也就是说不是历史学的和进化论的),因此任何神话和文学作品都是独立的共时现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话原型批评执共时原则一端的偏颇,它们往往被指责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共时与历时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继承性与变异性相统一的过程。文学人类学批评不仅要研究人类文化、心理和文学超越时空的共质性,而且要阐明它在不同地域、民族和文明阶段上的离散性和特异性。譬如,被称为现代神话的文学作品与原始神话,虽然在超现实的想象方式上有一致性,但前者已排斥了信仰与崇拜而渗透了理性因素。

第三,文化方法、心理方法与文学本体方法的融合。文化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方法和成果的挪用,无疑奠定了文学人类学批评的特色与地位。然而,如果它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如果它不深扎于文学的审美土壤,那么它还是上述这两门学科的附庸,只是更注意于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和材料而已。因此,文学人类学批评应该拥有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它既可以遵循人类文学经验积淀的艺术惯例,也可以从其他批评方法和美学原则中引入多元的因子。总之,它应该是结合艺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批评。举例来说,张承志的“黑骏马”,郑义的“老井”,铁凝的“麦秸垛”,都是与农业文明(包括游牧文明)及其生存方式息息相关的原型意象,隐喻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和集体意识。我们对这些作品的批评就不能止步于对其象征价值的揭示,论证它们成功的奥秘在于给祖先的无数次重复出现的典型经验赋以形式,在于对我们深层无意识残留物的激活和释放,而是要更进一步,发现和显示它们的审美价值,以及作为原型象征意象